

尚書正義

四

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皋陶矢厥謨也

矢陳

禹成厥功

陳其

帝舜申之

重

也重美

作大禹皋陶謨

大禹謨九功

益稷

九三

疏

子之言

正義曰

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

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

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女先故序先言身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二篇亦是禹

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皆而傳矢陳也一義曰矢陳釋詁文傳陳其

成功正義曰此是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共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

下者序順上句傳從梗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

時乃功又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摠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

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

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大禹謨大其功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謨謀也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

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

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  
又美所禪得久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  
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  
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  
類聚為文討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  
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  
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曰若稽  
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古大禹** 順考古道 曰入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言其

文德教命內 **疏** 曰若至于帝 正義曰史將錄禹之  
則揚承堯舜 事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

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 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  
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

道曰備 傳順考至 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  
言語故傳於典 行 於謨云言之皆是順 古道

也 傳言其至堯舜 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  
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 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

內言之祇訓敬也 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 曰后克  
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啟德** 敏疾也  
能知為

君難為臣不勿則其政 帝曰俞允若茲言罔攸  
治而眾民皆承修德

**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  
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

安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生口不廢困窮 惟

**帝時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  
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

人所 **疏** 曰后至時克 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  
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

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為訓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當謹慎恪恭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傳攸所至下安寧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在賢士在位則天一安傳帝謂至所重正義

河四

三

毛氏

曰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揔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

命所以益曰至下君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勉舜也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

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天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

之內為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

閭之義故為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

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眾事故為無所不通案易曰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

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

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

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者視至勉舜

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

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禹曰惠迪吉從逆

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益曰吁

戒哉儆戒無辜吳國天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

度謂無形戒於無形角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

慎深秉法守度高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

逸過樂敗德之原富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之百也

所獲也

往歸

獨也

獨也

獨也

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狂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恒。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傳淫過至為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傳于求至戾之。

正義曰：于求釋言，文失道名，謂曲取人情，苟悅眾意，古人賤之。傳嘒矣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嘒為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眾興禍，襄十年左傳文。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懃而言念，重其言為水。

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皆以歌樂乃德政之致。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

者而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論德為  
言政政  
之本在  
養民

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

疏

禹曰

功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

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

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

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

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

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

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

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

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

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

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

為然汝治水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

民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眾臣不及

傳敷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敷辭歎而言念自重其

言欲使帝念之此以類相從共為一篇耳非是一時

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

九功之言也

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

六府

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

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財民

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

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

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

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刻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

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

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

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

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

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

也

也

也

也

以九功  
成其功  
君自初  
也善勉  
也  
伐當  
作代

洪乘

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  
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  
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  
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  
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  
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摠云九功知六  
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叙  
事皆有叙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叙皆可歌樂乃人君  
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  
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  
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  
勸之皆謂人君自我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  
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  
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  
歌也其誰來之蓋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  
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

七

一璋

上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  
已來樂府之歌言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  
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傳水土至  
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  
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  
之於地以及天也高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  
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絳陞  
洪水汨陳其五行彛倫攸斁禹治洪水彛倫攸叙是  
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帝曰格汝禹  
美之指言是涉之功明眾臣不及

月五日即位二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

摠朕師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頤言己年老  
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任稱摠我眾欲

使攝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

下洽於民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茲此釋廢

世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三將禪禹帝呼禹曰來

陟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堯期之間厭倦於勤

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摠領我眾禹讓之

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摠眾也

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眾皆歸服之可令皋陶

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

有功乃用之釋發此人在此罪覺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

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

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

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皋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

念錄其功以禪之言皋陶堪攝位也

傳八十五至使攝

▲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

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

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

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傳邁行至服之

▲正

義曰邁行降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

布於地故為布也

傳茲此至可誣

▲正義曰茲此釋

誥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皋陶下

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

不可誣固也

傳名言言至念之

帝曰皋

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皋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皋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為主者言已讓皋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

陶惟茲且庶罔或于予正或有也無有于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

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

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皋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君人臣之義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罪

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

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疏帝曰皋陶至之休

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正義曰帝以禹謬皋陶故迷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

有于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

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

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

皋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又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

明當在

了

四

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  
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  
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  
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  
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  
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  
傳弼輔至治體▲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  
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  
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  
至勉之▲正義曰言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  
罪必將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  
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  
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  
不犯法憲是合太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愆  
過至之義▲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

毛昌

據其在上下禦眾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  
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  
也又曰寬則得眾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眾  
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  
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  
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  
訓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  
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  
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  
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  
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  
也或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  
對故為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  
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  
為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帝曰來為降水尙  
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  
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

言禹最賢  
重美之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

賢

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力為民執心謙冲不自盈大

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眾人

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丕天也曆

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

執其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

必無成故可畏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

后非眾罔與守邦

民以君為命故可畏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君以自存

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斲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

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一言為天子勤

此二者則天之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謂賞善戎謂

伐惡言口榮辱之主

疏

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

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

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謚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我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

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

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

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眾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

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眾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

君也君非眾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

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出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

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

傳水性至美之王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劓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

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

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

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

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乎為民是勤於邦

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乎為民是勤於邦

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稱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  
人▲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  
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  
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  
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  
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  
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  
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  
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  
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  
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  
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  
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  
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  
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  
戒精志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  
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為人之君不當妄用  
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  
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  
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  
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  
而立▲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  
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  
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  
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  
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莢也惟言四海困窮  
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  
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  
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

謂名籍言享太福保大名也 傳所謂至於一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

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興  
我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  
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

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口之從  
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歷卜之而從其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吉此禹讓之志

龜 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  
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 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 禹拜稽首固  
辭曰固 帝曰毋惟汝詛

之 禹曰至汝詛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任 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若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請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書而筮者舉重也 傳帝  
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武禮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曰冠斷獄為蔽獄是蔽

收枚 收枚 收枚 收枚 收枚 收枚 收枚 收枚 收枚 收枚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卜。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這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和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母三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茲之者禁止令勿茲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母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正

### 月朝旦受命于神宗

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率百

### 官若帝之初

順舜初攝帝位



正月至之初 正義曰舜即政三十

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朝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摠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政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

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窮蟬窮蟬生劬康劬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

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祀劬康勾芒螭牛瞽瞍為親廟。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

本祖黃 帝本宗 君意則 顓頊子 窮蟬約 一廟為 祖山神 宗黃帝 賜意之



動

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

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

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

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

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帝曰咨

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帝曰咨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三苗之民數于王誅

道言亂逆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蠢茲有苗昏

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先王輕慢典教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

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肆予以爾眾士

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肆予以爾眾士天災之辭罰

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庶

幾一汝心力疏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

以從我命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

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

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眾曰濟濟美盛之有衆

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勳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

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

道敗壞德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弃叛之不

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此譴

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

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

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

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

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千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有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傳會諸至之貌▲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傳謂輕入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爲異旅蔡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

也。傳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辭之命，感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益，佐禹也。至，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于旻天。

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

有罪引慝，祗載見鼓，聞臆。臆，憂懼之貌。言舜有罪，於人責，不責於人。有罪引慝，祗載見鼓，聞臆。臆，憂懼之貌。言舜有罪，於人責，不責於人。

亦允若。慝，惡載事也。憂憂懼之貌。言舜有罪，於人責，不責於人。有罪引慝，祗載見鼓，聞臆。臆，憂懼之貌。言舜有罪，於人責，不責於人。

至誠感神，矧兹有苗。至誠，誠也。感，和也。矧，况也。至誠感神，况有苗。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

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舞于羽于兩階。于，楯也。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

事，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

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

不復用。武修禮。示官主。

初下。有。子。手。

禘服之例去京三百里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

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

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

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

講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

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

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憂

其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

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况

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再拜受益之當言曰

然於益語也遂還師整眾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

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

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

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以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

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

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

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

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

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

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

于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

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

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

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

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

是大聖之遠謀也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

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為佐也屆至也釋詁文

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

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

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

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傳自滿至常道

▲正義曰自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

待有苗 傳仁覆至責於人 ▲正義曰仁覆愆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愆也求天愆已故呼曰旻天

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

公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

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貢不責於人也 傳德惡至頑父 ▲正義曰慝之為惡常訓耳

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吊訓故詳其文變變與齊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勢同耳

丁寧深言之也勤以事見于父者謂恭勤自因事務須見父恭勤以見變變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

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

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

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傳誠和至易感 ▲正義曰誠亦成也成訓為皆皆能相從

亦和之義也矧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故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

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况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况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

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况之其實天與

佳  
哀文  
公自  
身也

警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

衆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

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

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

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

振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

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

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

臣共行之也傳于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于

扞也孫炎曰于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于為

楯名故于為楯釋言又云燾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

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太武戚斧也

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

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屬文教不復征伐故舞

此即舜禹之兵

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支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

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傳討而

至百里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

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

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

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

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

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

###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

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孔氏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

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曰若稽古皋陶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曰允迪厥德

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

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

永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惇叙九族庶民勸翼遜

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

其在禹拜昌言曰俞以皋陶言為當疏曰若至曰

此道故拜受而然之曰史將言皋陶之能謀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

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皋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

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

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

之皋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

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為久長之道又厚次叙九

族之親而不遺弃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

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

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

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

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皋陶考古

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

明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

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自

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

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

解皋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

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皋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

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

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

朱靜

向四

二二

疏

俞

正義

曰

安晏  
也疑  
眩人  
之意

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使  
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  
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其聰  
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  
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皋陶猶大禹  
為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皋陶下屬為句則稽古  
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

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  
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  
其身又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  
君既能如此則眾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翬戴上  
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  
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  
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子遠者在修己身親九  
族之道庄肅云以眾賢明為砥礪為羽翼鄭泉陶曰  
云厲作也以眾賢明作羽翼之且與孔不同

都在知人在安民歎終身親親之道在知禹曰吁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

愛則民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哲人亂真堯憂

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敗政故流放

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大禹言有苗驩兜疏皋陶曰都

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在至孔壬

而義曰皋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  
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  
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  
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

同四

三三

矢靜



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天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眾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詁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天歸之。傳孔甚至放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遠也。今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摠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今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唯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從當  
作徒

尚四

三四

余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

亦

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

行其事某事以為驗

○

皋陶至采采

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難皋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

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

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

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皋陶之賢不及

帝堯遠矣。皋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

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皋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

按九德  
上九者  
人之性  
下九者  
學成其  
德故曰  
九德

和柔  
而志  
有節  
正直  
而失

遲鈍  
於不

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傳載行至為驗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

義故為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

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德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

何問九德 皋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和柔

立 愿而恭 慤愿而恭恪 亂而斡 亂治也而有治 擾而毅 擾

也致果 直而溫 行正直而溫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廉隅 剛而

塞 剛斷而無所屈撓 彊而義 動必合義 彰厥有常吉哉 彰

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 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 擇又而官之則政之善 禹曰至吉哉 正義曰皋

品例曰何謂 皋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 和 柔而能立事也 慤愿而能恭恪也 治 理而能謹斡也

和順而能果毅也 正 直而能溫和也 簡 大而廉隅也 剛斷而能實塞也 強勁而合道義也 又 性不同有

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 以此擇人而官之 則為政之善哉 傳性寬至莊栗 正義曰此九德

之文爰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

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入傲此言簡大 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 鄭玄

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 必有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

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 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

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傳慤愿而恭恪 正

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

於不

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為德 傳亂治至謹敬 正

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

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

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

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

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

傳擾順至為毅 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

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

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

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

為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

傳性簡至廉隅 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

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

修廉隅故簡大而廉隅乃為德也 傳剛斷而實

正而內充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且動合道

義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

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

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為眾撓強也剛強相近其

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

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議

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

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

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

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

而後天地與此不同 傳彰明至之善 正義曰彰

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

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个君取士必明其

九德之常知其入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

久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 王肅云

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

通近 和習前 不能 速者

知者 已事 不能 事也

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日  
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  
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日嚴祗敬六德  
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  
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  
之德而用之以布施

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百僚師師百工惟  
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也言百官皆撫順五師日宣至其凝正義曰皋陶既  
行之時衆力皆成陳人有六德擇而官之此又

言官之所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夜思念而須  
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有家也若日日嚴敬

其身以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  
侯使有國也然後摠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

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  
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  
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

之民則眾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  
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

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  
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

意謂夜思之明且行之須為待之意故浚為須也大  
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

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  
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以士卑

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侯。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為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官。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嘗以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

余亦

子亦備九德，古能任用三德六德。具俊德始能之，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焉。王鄭皆云才德

過千人為俊，百人為義。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

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

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在

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無教逸欲有。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無教逸欲有

邦，不為逸豫貪欲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兢

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叙有典，勅我

不教而  
禮不遜  
故樂和

五典五惇哉

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

同敬合恭而和善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

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

刑宜政事懋哉懋哉

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

無

治事不可

疏

無教至懋哉

正義曰皋陶既言用久之以不自勉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

馬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為入在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一日

而有萬種幾微之皆須親知不得自為逸豫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

官依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

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叙爵

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

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

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

勉之哉傳不為至之常正義曰母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

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

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

兢兢之戒

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

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

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太事必多矣且微

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

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為空

常訓也位非其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

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

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

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

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

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天次至

天下正義曰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弟慈兄

友弟志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仁人性

有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以

今此義慈友共孝各有定分合於天之意勅王

是為天次叙天意既然人君當以此之意勅王

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

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

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又云

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

賈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

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

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

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

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

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

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

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

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

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

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

正義曰夜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合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

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

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

子諸侯婦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

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天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為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威其

天明可畏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達于上下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敬哉有土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不可不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皋陶曰朕言言惠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可底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行禹曰俞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乃言底可績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然其所陳從而美之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其言致於善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言之因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以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土之君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徐類



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  
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  
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  
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  
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  
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  
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  
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  
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  
也傳言天至勤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  
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  
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曰君  
如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  
戒天子不可不敬懼傳言我之小正義曰  
皇陶自言可敬行事致可畏也

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聖於善山

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八孝

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  
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  
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  
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皇陶慮忽之  
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  
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  
思從贊明帝德暢  
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經義卷第四

尚書注疏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禹稱其人

**疏**

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

二人佐禹有功因此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焉葉稷葉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言定彼誤耳又合二名於手陶謨謂其別有葉稷一編皆由不帝曰古古文妄為說耳

陶謨九德故呼

禹

言一思

孜孜

拜而數辭不言欲傳禹一臯陶所陳臣功而已臯陶曰

吁如何

問所以致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墊

予乘四載隨山

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

也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

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

播美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使川有魚

鮮使民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

魚鹽徙山林不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粒言天

下由此此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法

汝昌言正義曰皋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

曰來為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

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然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或亡弱者困水災我乘舟車船潔空曰種之隨治之與益所進於

肉為食也我又通汶七其可澹以至於川水津種五穀進

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魚蠶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皋至當言正義

曰上篇皋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皋陶也明上篇皋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

以上傳云皋陶為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

平肅云帝在上皋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曰孜孜不敢怠

情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誓者眩惑之意故言昏昏

天下至水災正義曰誓者眩惑之意故言昏昏

天下至水災正義曰誓者眩惑之意故言昏昏

天下至水災正義曰誓者眩惑之意故言昏昏

天下至水災正義曰誓者眩惑之意故言昏昏

墊是下濕之名故為弱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  
精神昏瞶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因此水災  
也傳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  
之害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  
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  
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山行即橋反徐廣曰  
橋一作輦反玉輦直輦車也尺子云山行乘橐泥  
行乘蒹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揭  
居足毳行如箕擲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  
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  
云揭或作橐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揭謂以鐵如  
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  
揭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  
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尺子慎子之  
徒首此言也輶與毳為一橐音為一古篆廣  
形字體改易證者不同未知

治水此經乃三隨山刊木刊  
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刊  
井埋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  
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  
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

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  
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

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  
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

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  
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音廣

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

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波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石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  
傳：化易至居積。

是收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積者，近也。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本。

▲正義曰：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為米，糗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已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已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

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惟動不應。後志。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願天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

明受天之報施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俞

道近相須而成

**疏**

禹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已

因難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

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

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生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

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

言乎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此禹重戒帝覆上慎尸下位當生安好惡所止謂

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七學云為六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

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後待至帝志

義口後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

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

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

所正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

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二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

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

其志心入焉帝曰臣佐朕股肱耳目言大體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布力立治之功予欲觀古人之

象欲觀示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辰華象草華

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

廟彝樽亦以山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

龍華蟲為飾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

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

以成仁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

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欽四鄰庶頑讒說

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

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眾

為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

不是者使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

記識其過改悔與共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

**以刑疏**

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馮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

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

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

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為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

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為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必無得

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求而後更有言我不可

輒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摠勅之苟其職事哉汝

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謨

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汝當察之

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

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

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

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

也又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

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

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為傳言

大體若身正義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耳目大

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

為大故舉以為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

左右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

為慮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又人之自營



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為之故言汝為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布力至為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宜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傳欲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傳日月至旌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

在星下揔上三事為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賁柴祀日月星辰鄭去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禮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必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

龍首卷然以袞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主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身龍章為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為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壘龍勺雞彝鳥彝

九

以亮

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

義曰詩云魚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

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

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

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

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為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

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禮云為天

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太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黼黻也白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

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主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六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雖彝故以宗彝為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鄭以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

兔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交九章以龍為首龍  
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  
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  
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締繡之義揔  
為消怙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大迴未知所說誰  
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  
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  
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  
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  
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  
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  
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  
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  
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  
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  
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

四五

十一

一

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  
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  
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  
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  
後詩稱玄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  
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  
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  
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  
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  
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  
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  
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  
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  
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

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怠怠則改而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

四十五

十二

平昌

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得理以此樂音合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為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

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  
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為曲若  
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

近至察之 正義曰四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

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勸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  
之辭故勅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

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  
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

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  
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

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  
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

此官也 傳當行至其過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  
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射禮有序實以賢詢眾口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  
也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巡輕者也大罪刑

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  
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

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  
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

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  
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

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  
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

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  
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二耦射一侯二正鄭玄

注去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  
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

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  
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

弓与肱  
同肱臂  
与節

卷

禮記

十三

徐章

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摠上三者侯以明之摠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則謂不從教者則以刑或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交摠之書之罪或大故以刑或之

禹曰俞哉帝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虐是作罔晝夜頌頌

陳保

天光

臣

庸

用

帝

同

傲

罔

位優劣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

帝

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

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

辛壬癸甲

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

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

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

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

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

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各迪有為。方伯謂之五長，以日統治以獎帝室。

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苗，謂為有功。唯三苗頑，即不得就官。

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言天下歸行我德是

汝治水之功有

疏

禹曰至惟叙。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

又言當擇人充滿天下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

皆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眾也。帝當就是眾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

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眾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

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

敢不竭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



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  
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虐是其所為  
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領領然恒為之無休息又  
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  
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  
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  
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  
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  
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  
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  
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也  
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  
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  
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  
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言次叙故也受其  
戒而美其功也 傳光云至廣遠 正義曰堯典

果文

之序訓光為充即此亦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  
據其方向即四隅為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  
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  
聖故為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  
也帝舉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  
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  
眾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  
功能事用是舉賢用入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  
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  
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  
別善惡則無遠近遍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  
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  
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

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

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為虐也 頌頌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

晝夜常頌頌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

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

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子

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

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 車 創懲至 害公 正義曰

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 哀十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

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於朱之惡故不可不

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

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

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殤而得為昏者鯀放而未死

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殤鯀之年也 傳啓禹至功故 正義曰啓禹子世

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

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 傳五服至萬

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  
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  
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  
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  
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  
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  
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千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  
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關  
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  
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  
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  
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  
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  
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  
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崑崙山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所定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凡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  
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千四百九十九得方千  
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  
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  
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  
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  
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  
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  
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  
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  
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  
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  
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採此萬邦豈  
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  
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  
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

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

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

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弊帝室故也信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

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

人為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

正義曰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

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

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皋陶方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故皋陶勸行其九德

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義曰此經史述

為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勸行九

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

美之正義曰皋陶為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

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

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  
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皋陶  
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  
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  
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  
解也故傳以為史因記之  
夔曰夏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夏擊拊故所以作  
止樂搏拊以韋為

之實之以糖所以節樂球王磬此舜廟堂之樂民  
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  
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

推先下管鼗鼓合止祝故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  
樂各有祝故明珠弦

鍾籥各笙鏞以間鳥獸蹠蹠  
蹠蹠大鍾間迭也吹  
自互見笙鏞鳥獸化德

相率而舞  
笙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韶舜樂名言  
蕭見細器之

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  
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也  
尹正

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  
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疏  
夔曰至允  
諧正義

曰皋陶大禹為帝設謀太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  
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

曰在舜廟堂之上夏故擊祝鳴球王之聲擊搏拊  
鼓琴瑟以詠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

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  
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

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樂用鼓吹笙擊鍾以次  
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蹠蹠然堂下之樂感亦

深矣。謂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為成功所致也。傳夏擊至明之。正義曰：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為祝，故祝，祝，故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故狀如伏虎背，上有刻夏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夏故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甄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故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錫刻以木，長一尺，標之。甄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為止。夏，故之木，名為甄。夏，即標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惟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王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故是樂

向三

王

朱明

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球三者皆摠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歌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

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

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

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

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

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

歌當夏之祝當擊之之言夏擊此言祝歌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歌也言堂下堂上合

尚五

二三

毛昌

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歌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歌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

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鑪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

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上貴人聲

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

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鑪大至踳踳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鑪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鑪大

也孫炎曰鑪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

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踳踳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踳踳然亦是舞也禮云几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踳踳

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義

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鷓鴣其雌鳥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踴躍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也言九成致鳳皇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

前五

三三

章

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象正宮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宮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象正宮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未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

帝庸作歌曰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

臨民惟在順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時惟在慎微



工熙哉

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皐陶拜

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

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

職屢省乃成欽哉

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

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續賡

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眾事乃安以成其義

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

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帝拜曰俞往欽哉

拜受其歌

尚五

二十四

孫中

戒羣臣自今以

**疏**

帝庸至往欽哉

正義曰帝既往敬其職事哉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

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

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

哉又當數自顧省已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

哉眾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眾事悉

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

哉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是正齊之意。故  
為正也。言天合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  
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  
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  
十三年左傳。獲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  
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  
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  
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  
眾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職。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  
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  
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  
屢為數也。顧省彼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  
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為  
戒。傳廣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庚。毛  
傳亦以廣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  
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  
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  
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眾事乃安。故以此  
言成其義也。傳叢勝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  
勝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勝摠聚小小之事。以亂  
天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  
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  
重戒也。庶事萬事  
為一同而文變耳

尚書正義卷第五

尚五

三五

徐亮

